

皇明詞林人物考

皇明詞林人物考卷之十

楚麻城王兆雲元顧輯著

豫順陽李蔭褶燬閑訂

徐子與

徐公名中行字子與湖州長興人也嘉靖庚戌成進士爲比部郎時李于鱗王元美方力爲古詩文自振子與至則大悅其說而嶺南梁公實廣陵宗子相武昌吳明卿皆先後締交權益甚諸君子既刻異相責課務在絕他遊好一意行

其說卽流輩有時名者視之蔑如也子與居其
間最爲樂易矣然業已好之不願爲兩端自解
以是其文益奇進而側目者日益衆相嵩者貪
而伎亦自負能詩謂諸郎皆輕薄子最出乃公
上相繼外補或斥逐而子與得汀州守子與守
汀州有善政未幾以憂歸服闋再補汝寧政益
善而會六載大察竟用也時蜚語謫初子與爲
郎時數擊鮮爲賓客懽仁論議不識慕而于
者輒輕貲賑之多貸里中田人金久之未能償

典兩郡所入租俸輒隨手盡其官謗猶用賓客
奸利事實亡狀而家居賓客日益進貲日益竭
邑邑無以爲懽客勸之謁選貧不能上元美爲
具百金裝乃出補鹽官稍遷瑞州倅時相嵩敗
諸忌者稍稍解而子與以愛人長者人最憐之
會復丁母憂卽喪中超爲山東按察事僉事爲
若弗聞也者子與終喪乃得用新秩治楚也爲
滇少叅知以入賀爲閩觀察使以述職凡兩至
京師諸公卿慕之者日造其門及諸遊客詞人

戶外屨常滿子與人與爲惟造請尺牘恒窮日夜獨子與能之他人不能也旣已推心腹厚待門下客而客亦輒爲畢技佐其不逮以故子與名益盛而諸公皆以爲用子與晚稍遷江西右伯居一年所晉爲左人謂旦暮且大用竟以瘁卒初朝儀汰諸藩臬弗任者其左以壯齒去而子與顧來代之感上恩益自力諸錢穀案牘皆手自閔署紙落如飛會宗藩有構者訐諸陰事於朝竟法坐削者衆子與心憐之爲得

間從未減業就草病作不能語一夕卒子與好
飲酒酒態頗唐有叔夜玉山之風口不喜道人
過人有相負者衆爲切齒子與恬不甚怒久益
忘之遇事有不可意者未嘗見辭色客醉之以
酒辭挑之始伉浪爲怒態作數不平語已復陶
然醒而冰釋矣其薦士汲汲恒恐弗及揚之多
過其量貧士有所請數不休度力不能猶強應
之曰柰何令客有慚色所至愛護其屬吏不啻
若子弟卒之日海內知與不知咸歎曰柰何令

伯道以無兒死門生故吏經而泣送者不可勝數僚友賻歛無不人人破例爲厚者檢其遺橐蕭然圖書而已所負子錢籍諸賻遺僅僅足償仕宦垂三十年至方岳家不留一錢庶足稱矣所著有青蘿館詩集後又有天目山人全集梓行

張子畏

張公名四知字子畏河南汝陽人也舉嘉靖庚戌進士是歲禮部所籍奏士多海內文學之選號稱極盛而時諸公聚闕下若維揚宗子相嶺南梁公實吳興徐子與豫章余德甫鄂州吳明卿西蜀張肖父輩竝馳聲騷苑而諸公者更喜驚新調競單詞隻句之雄轉相引重爲名高少年爭附麗之而汝陽張子畏卽翺遊諸公間意獨不謂爲然數以口語折諸公諸公亦折

子畏兩不肯相下乃子畏愈益閉關下帷湛精
極思自攻其所好久之出其所爲古文詞類能
剗削浮豔直臻雅道洒洒然成一家言諸公竟
不能詘也子畏初郎比部尋調兵部已晉視駕
部篆駕部職典逋遽往時傳符闌出干者如蝟
子畏一切拒絕即大司馬有所縱舍爲貴勢人
地子畏直持之不毫髮假貸以是貴勢人多銜
之居亡何出爲四川按察僉事比至所部壹意
脩舉憲躰故示嚴重五馬大吏來關白事不長

跽不起坐而諸所懲汰尤峻賍墨望風憚於神
君川東故有禹坊會蜀府公阿寵臣陸某意檄
所司爲其遠祖宣公樹綽楔制視禹坊特敝子
畏斥之曰宣公即名臣功高神禹耶亟縮之母
玷累宣公爲也或以聞撫公撫公大慚恚欲有
所中而子畏以母病業上書請急行矣明年撫
公念前恨不已竟劾罷子畏官而子畏旣罷官
居汝自傷坎壈益與世踈一夕忽夢張平子語
之曰吾宗之彥在子矣寤而嘆曰嗟乎天將畀

余以窮愁著書耶乃所居環堵子畏堅鏑其戶
戒門者毋通賓客日坐一室旁羅圖史惟以著
述自娛而已汝故南北都會士大夫喜務豪舉
每招客或徵歌選舞以爲驩而間召子畏則悉
屏弗御即弗屏子畏亦不赴自是汝人目子畏
爲崖異罕與之往來乃子畏之自信較若刻畫
終不肯少剝以徇衆人也所著書有韶亭詩集
若干卷雜文若干卷中州考若干卷崇古韻證
若干卷四書釋義若干卷藏于家

首以觀 天顏豈非蒙莊氏所謂不知其所以
然而然者與比於秩宗荐正猥奉寅清治人事
神將明慈視檢括故牘則性時惜綿之意猶勃
勃動也雖然牘則故也而庭之木長矣殷念居
諸寧無槩然于人代滄桑之變乎夫是以春明
名吾稿也稿自再入春明之歲始以志遇也亦
以志感也其序歸有園稿云歸有園稿爲余謝
事後所著詩文若干卷蓋當萬曆癸未歲余承
乏大宗伯猥以職事爲 天子穆卜萬季之官

於大容山議始就緒而言官謫余宜乘時當循
易退之義蚤自引決者余妨路之日久矣因感
其言乃亟從闕下上書乞骸骨天子謂徐
某好官不宐以避言去位因遣中官詣閣下勉
畱之而是時當揆者爲余肺腑之親知余畜意
已堅遂擬旨釋余負擔仍勅乘傳以歸人
皆疑當揆者遠嫌之過不無處余少遽而不知
天下事有外若相迂而內實相成者此之謂也
蓋余既去國而朝事日非矣議論多而攻訐

知與自是以小則加大矣以賤則妨貴矣以淫
則破義矣如是者十年 朝廷之上不復見前
輩典刑而當揆者亦抹過靡遑不能自安其人
矣而余方處海上無人之境岑如也寂如也烹
葵調選之餘惟肆志意園以快意耳豈老臣忍
於忘國哉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宣聖之遺言固
不可磨也又有 世廟識餘錄老子解等書皆
有關係斯世斯道者公爲文法史漢爲詩法唐
誠執林之大匠必與弇州先生竝傳不朽無疑

也

未

7

李師孟

李公名淑字師孟號五華楚之京山人也嘉靖
庚戌進士始公之奏南宮捷也江西重相嚴曰
聞楚有才士李某者吾鄉人也能一見我乎公
逡巡謝弗肯往以故當射策夏太宰邦謨奇而
荐之鼎甲相嚴固下之然于選猶得虞衡而權
杭州稅則日坐堂皇別出納庭無候人外尺刺
不入內三尺童子屨不踐闕外大要以破窺伺
而爲緩急重輕者比公滿商旅擁車闐道不得

發士大夫之觴相屬也故事郎自推還謁相嚴
則謁其子蕃謁必輦重而後得志公第以兩吳
繼往曰小別於徒手者耳蕃左顧唾而却之以
是公爲郎前後積且六歲而僅得僉事然竟不
能以考功令中公公之僉事時倭寇方躡浙靡
所不壘而公以一書生當其衝顧蔭自奮曰此
非丈夫畢命時耶台告急公以督府檄提輕兵
蹙之吊崩山生獲酋渠薛柴門三不郎等數十
百人餘溺死者亡筭而會有言礦盜聚徽處山

中陰爲倭內主督府檄公移兵取之公持不可
曰饒氓弄竹筧自救歿耳寧能越重嶺作鯨海
間耶且此可撫而兵行籍開化十餘大姓能得
盜命者責而貰之俾食盜而官稍繼其墮更爲
約曰居恒不得頌共繫若即緩急爲縣官奔命
其犯約不如約者皆死賊盡降散後頗收其用
而幸臣趙文華者故亡賴家慈谿里里人籍之
挾相嚴重而來視師旣以讒砒死兩大帥張甚
藩臬長吏郊迎惴惴恐後而公獨謝病弗與而

文華乃間行歸慈溪慈溪故公部公至而曰彼
吾部人也文華則曰彼吾屬也居三日邑令相
交開始一還往當是時公城慈溪甫半而郭居
者賄文華請廣之不可乃置酒于城外之某山
使人射矢及城睥睨曰城易及矢乃爾奈何公
則令人以矢從它山射而至酒所曰益城至此
不能使矢無及也文華色變罷酒已又迫其邑
令使徒隸宮公復不可會公所獲弔崩山酋渠
當上功幙府文華遂攘之公僅得賜金帛而嘉

善令犯姦贓公庭笞之東以詣吏御史令里姻也欲緩令不得愧之則以蜚語劾公當調公歸而文華入蔣重用事而公故爲郎時御史宗茂嘗上疏極論相嚴罪狀坐貶御史之父方伯公入賀居停公邸舍飲食卧起如家人亡間相嚴與子蕃聞之弗善也乃趣通文華間謀削公籍而公既已歸無可以媒孽者而文華自以它罪仰藥死得解公顧爲長子維楨委侍御女禽或謂不難時忌耶公笑曰夫侍御者而豈名在丹

書人也人亦卒莫能害而公之始補山東以不
及奉楊恭人終自恨服除久之不肯出公父南
臺公亦以老乃日趣公曰乃公噉肉躍馬逾少
年若不以時仕宦庶幾俛得金紫被我而膝下
作囁嚅兒女子態我何用餘生爲公不獲已勉
出自是始復成宦矣公之再補山東治兗東部
中貴人護景恭王喪還所至榜笞郵傳吏胥
貨至公部相戒毋敢犯郡國舉銜聖公孝而顧
與族丈人關公曰已之孝而犯上乎即抗三尺

彈治其舍人子縱暴者曰而祖吾師也非敢以
薄報欲以全而令聞也衍聖公爲服居頃之乃
拜河南命公愈自勵有聲公署司篆而御史以
國賁故括藏金欲盡得司藏金公持之曰誠不
憚澤竭即一旦軍興尺一下誰任責者而無何
有虜警汴兵當入戎賴公所持贏金以濟南陵
王薨御史錄其家財且百萬公復固持之曰王
何罪見籍且柰何以目前利奪人主親親恩御
史患甚具草欲論公沮撓而公有山西命復竟

解公之治山西而時所尚裁省業已盡削郵供而馳傳者不止郵人困則相率逃徙公請無盡削而止諸濫馳者得毋逃徙更以其羨供邊不乏公又言戍薊於天下徵兵不便徵晉兵尤不便凡十餘條著於書晉人稱之尋監試事所得多知名人其叅政治爲浙西公至是三游浙悉獲其吏民情實咸以爲神明比遷山東而送車數倍于權稅時也當是時詔復濬山東之海口河而公時在議獨身先籓僚行權橐中得其竅

力以不可復報獲寢甫半歲有廣西命便道歸
省南臺公懇章乞養至再乃報可禮數視大臣
公自是始復稱子三時視漣隨必腴暮則布席
於榻傍中夜候喘息稍失度則徬徨走醫藥旣
病口哈飯舖之南臺公曰嚮者見若之奉若母
及我吾以若壯安之今老矣去我何幾而自勞
苦乃爾公謝曰吾不能畢效於老母今猶耿耿
也兒在安敢一息懈蓋南臺公歿而噉跳猶嬰
孺其歿也病寔自廬墓云公性不好名高顧於

爲德不一所居必先存問高年旌異孝子貞婦
俠烈士急之若失它中表戚族有窘而不能存
者割俸以貸至再三不倦同年高伯宗卒於

景相亡子而里中見侮者強公遏之力曰吾知
于伯宗何益意不欲遽死之耳慈溪馮御史者
公所繇鄉薦者也按河南而以行宮火逮至郢
被杖公夜橐餽委身血肉間歿而調棺殮行服
如子弟閩人林叅政傾蓋而成莫逆其疾與其
歿也資力皆於公乎取林且死曰壽謂吾終鮮

晚而有兄董侍郎元漢爲主事以論紕相戾戍
過公治公不逃諸寮睨自出尉撫之觴行酒橐
行金元漢爲忘戍也公時時屈指言吾德於人
母論度德我者誰何我能報之者何若必滿意
乃已公性既好施而尤不苟取其自山西入賀
萬壽臺司爲治裝皆弗聽所受性耿介不獨於
重相幸臣見之即天下所指最貴而賢者於公
鄉人且通家也公亦自愛其一姓名札弗肯通
生平端謹重脩容雖盛暑不裸袒家藏書萬卷

手校讎若新居不恒作詩文有所作必清腴合
度得集若干卷而秘之以對客若不嘗御觚墨
者公有五子長維楨世所稱本寧先生而仰之
若太山北斗者也

梁公實

梁君名有譽字公實廣東順德人也公實爲諸生即名能歌詩傾嶺南矣已成進士燕中即又傾燕中人而居恆不自得鬱鬱思歸補尚書刑部郎間與其同舍郎李攀龍王世貞游乃稍自愉快曰世故有人哉言宗臣已去爲吏部休澣輒一來俄而郎徐中行來中行故常與公實遊南太學深相結者也以是日相與切劘古文辭甚懽而一旦念其太夫人竟移病滿三月上

書請告歸公實時聲愈籍甚當徙郎吏部吏部
亦推擇嶺南郎一人以風公實且止者公實嘆
曰吾自欲歸豈以刑部郎少之故而一吏部能
縻我哉竟去弗顧至濟上而貽百韻詩攀龍輦
爲別百韻即古自杜甫氏而外不恒見也而文
甚工既歸乃杜門度圖史丹青彙鼎之類一小
閣卉木竹石環之而身吟誦其間蹢躅然不屑
也郡國大吏雅慕公實于旄門相踵公實則以
一蒼頭謝絕不任客鄉里袂袴子跡絕不相聞

而瀉倒書生挾策剝琢則尋聲出延食之矣然
公實所最善者攀龍輩武昌吳國倫最後定交
而謝榛以布衣故公實亦間從遊其於鄉師事
故黃文裕公佐而友黎戶部民表常與民表約
游羅浮山觀滄海日出沒探勾漏令丹鼎庶幾
其人一遇而屬海颶作不可以舟乃止宿田舍
者三夕颶益甚山木盡拔道爲徙而公實亦意
盡乃賦詩而歸是時屬疾寒中湊矣歸而疾大
作遂不起年僅三十有六也公實以念太夫人

故弃其官萬里歸養而竟先太夫人以死盡益
謝弃交游期以歲月窮古作者之蘊而卷若不
觸手聿弗受潘庭卉木弗及新以死嗚呼何以
死也公實所爲集若干卷具在取其上駟而擬
古作者無大愧其下駟亦足以走夫後死者即
公實不死也

陸道函

劉仲修

陸柬字道函大梁人也故爲南昌魏縣兩令轉
大理評事是時朝廷治平少事士大夫喜文業
京師諸部院故推西曹爲多士而道函實錚錚
其間擢守寶慶左遷運城同知再陞滇南都勻
府以歸平生孝友於家惠愛於官鑿鑿實行具
可表著其所謂詞賦小技猶若不足以槩之者
而藏書之富幾於江南好事家等爲文深沉悠
遠根極理道得而讀者知爲德人君子視世之

漫焉無當逞不根之詞以眩俗罔世而大悖于古先彛訓者奚翅徑庭也哉是其可傳也

念菴劉效祖字仲脩嘉靖庚戌進士仕至河南副使山東濱州人後寓居都門其詩歌行昌大得少陵步驟七言律沉着雄渾五言律時出秀句七言絕句尤得盛唐氣格李伯承之亞也

張肖甫

公諱佳胤字肖甫初號壚山以其家在居來兩山間更之曰居來山人十七爲諸生義試輒冠諸生時重慶太守光州劉公出行部得公文而大奇之使與其子游即玄子也劉公固以古文辭名又好談兵多奇文籍盡以屬公公間與玄子談英雄而嘆曰夫英雄者其吾家子房乎玄子異其志而公又益習先秦西京言下上于黃初大曆之間多所厭咀矣二十三舉於蜀明年

遂成進士出補大名之滑令滑故三輔巖邑也
公至按宿牘讞決若神而恒以情衷法而行之
兩造甫畢各得意而去吏民之嚴愛公若父母
矣時緹帥挾上寵張甚其所遣詞事官校與
詔旨竝重公一日晏坐有弁而急裝者一髯輔
之至邑門門者戟之叱者我官校也遂入公下
與語徑前曰縣官欲捕若邑耿氏豪亦與若有
連胥吏以下皆辟易遂挾公入別室出七首交
置於項公心知所謂曰若何欲曰予我萬金公

陽驚曰我何所得萬金髯者曰某庫有萬金公復陽驚曰庫金誠有之第上皆邑賦長名氏若出十里外必敗且今日予公庫金法必死不予亦死等耳寧死國引其項曰七首胡不下髯者曰我何忍下第欲得金耳公徐謂曰邑郭中多富人我出一帑授之即不得萬金可半致也呼一小吏前命筆書帑應賦金者二十曹曰緹帥責金甚急可人賦致二百金來予之時丞簿跼蹐儀門外尚未果官校捕公既得公所賦

金主名乃皆賊曹游徼驍武者也始知爲劫賊
亟集此二十人者人奉二十金而袖鐵椎前謁
公謂民貧所賦金止此矣公陽怒曰賦汝人二
百金胡二十也何以解二公橐復令一人前忽
躍而就之髯者出不意即自剄死群縛弁者訊
之名任敬髯者高章也使游徼四跡郊外有四
輕騎皆逸去考問皆得其人磔于市公居邑多
暇乃邑爲歌詩而李于鱗守順德爲比壤于鱗
郎刑部時與王元美及同舍郎徐子與梁公實

宗子相及舍人吳明卿歌詩酣倡頗富於人
公意豔之乃謁于鱗出其詩爲贊于鱗大善之
與拆節講釣禮然公益心儀于鱗矣時歲大饒
而富民有故塞糴者公請於臺平價納諸倉爲
粥以食饒者所全活數萬計事聞特賜金幣
公治理流聞法當首垣省以年未及格擢戶部
主事公既入遂與諸君子執文翩翩相砥礪且
飛觴染翰卜夜無已亡何出樞闕廣金帛公洗
手出入毫髮無所私道改兵部職方主事累遷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應天等處軍務兼巡撫公行諸郡縣務持大體不屑屑期會務以民瘼更弊爲急已而中蜚語聽調歸未幾補南京鴻臚寺卿屢遷巡撫宣府公爲宣府之未幾而虜別部長滿五擁鐵騎六百闌入獨石口剽掠時久已通互市矣公檄大帥麻錦伏兵邀之生獲其副八賴滿五使求之辭甚哀公計以縱之則見狎僂之則見讎乃以屬大帥錦俾建旗鼓縛八賴將斬而馳赦之八賴叩頭流血曰微太

身首異處矣公諭以威德給之銀符八顆自
誓不敢復闌入邊然八顆擾而滿五騎明年挾
益賞公不聽互市如舊上謂公處分能憎虜

勞賜金帛過當入爲兵部右侍郎未幾而浙江
有驕卒之警督撫浙者吳中丞善言故良吏也
而不習兵嘗取中旨減卒月餉卒訢之不聽

遂噪而縛吳公車中冠履俱破至演武場群詈
吳公而數之且甘心焉會工部郎謙與二御史
往解譬百端然猶責吳公狀使復餉而以二千

金謝過乃已吳公遂出遜於吳興當此之時吳
楚閩越之卒皆驕而督撫臣悸至有穴垣以防
不測者事聞江陵公曰孰能制之既而謂吾得
人矣遂請公兼右僉都御史公馳至甫與吳
公代而市民之亂復起始杭城中諸柵俱有役
夫司干陬諸土著者募游手充之其後必取身
役其人惰多借貴勢以免夫數益以狹役益迫
而游手無所得食僑客丁仕卿假利便言之監
司弗聽意忿忿曰謂我曹無爪距耶寧營卒之

不若謀之市猾焚貴勢家謂庇其應役者遂破
兩臺使門略其衣裝以出使者跳與三司俱匿
跡佛廬以免事聞公謂其人曰營兵哨海者發
乎曰發矣而二營畱問畱者不與市民合耶曰
未也公喜曰吾知所以處矣速驅之從吏惴惴
無人色公飲食談笑自若既抵鎮而民行剽愈
甚盡毀諸柵以快意千餘人且抵臺門公以輕
輿出諭之曰汝曹必有所苦曰苦夜役耳夫強
有力之家倚貴勢之家以免而監司守令若弗

聞也者公曰易耳即下令除役衆姑叩首退既退而行剽巨室竟夜火炗旦天公大怒曰上命我誅亂卒今乃見亂民而靡耶召遊擊將軍徐景星使呼二營之長入而慰免之曰亂民之極惡矣雖然非爾曹比易剪也何不自以爲功贖曩罪乎咸踊躍聽命公又呼黠卒之首倡亂者馬文英劉廷用曰聞汝二人前自縛請死壯士也汝死法胡不歿義且必不死二人亦踊躍聽命公乃約束二營壯士使景星帥而討亂民

凡四戰大敗之生獲百五十人至轅門而丁仕
卿與焉公擇其豪得五十人皆斬首梟轅門餘
悉下獄其從亂者咸惕伏或鳥獸散去杭人若
更生上優詔褒答以公奮身犯難定變俄頃
已綱大振忠績卓異賜飛魚服金二鎰文綺四
表裏公私念兵且戢矣寬之則廢法急之則生
變乃陽好謂二倡亂者馬文英劉廷用曰罪可
贖矣予之冠帶二人意自得洋洋群卒間且有
所侵侮群卒大怨恨謂若倡我以亂自爲功得

官而使我曹尚惴惴也公度是二渠者與衆心
左無能爲矣乃謀發諸營之卒哨於海而密以
名屬徐將軍下令縛之至軍門并文英廷用數
而斬之餘皆赦弗治仍呼平亂者二營卒語之
曰吾非不得若主名以昔有微勛耳且吾不欲
食言群卒咸股弁唯唯上大悅拜都察院右
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俾還部理左侍郎事道
拜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尋又總督薊遼三
鎮以遼左大捷加太子少保已陞兵部尚書三
上書乞骸歸有張居來先生集行于世

余德甫

公故名應舉用以成進士爲其不雅而更之曰
曰德字德甫別號午渠豫章人初授邢部貴州
司主事公精比詳於法亡所刻縱尚書稱之時
歷下李于鱗與吳郡王元美相劇琢爲古文辭
而吳興徐子與南海梁公實寔同舍郎趙人謝
茂秦自布衣揚人宗子相自吏部楚人吳明卿
自兩制入與朋焉亡何梁生死謝生解而公與
司務郎蜀人張肖甫繼入公最名晚合然年最

長而其事于鱗最工於于鱗詩所亟嘖最深至
公長身踈瘦眉目清朗不多食酒雅談笑然簡
遠有準時明卿好狎侮以加子相輒不肯受加
子與則受公條然其間亡所加亦加之公亦夷
然不屑也楊忠愍公繼盛以直言相嚴罪下獄
論死嚴之鄉人皆掩耳不欲聞楊公名公時訊
問亡所避遷河南司員外郎尋遷四川司郎中
亡何出讞浙江諸郡刑獄浙俗獷巧善麗辟然
深文吏徃徃惡其情法時不蔽公平亭之其得

出者咸自慶慰恨見余公晚大司寇亦亡所駭
異還理其司未幾擢福建按察副使公至閩值
子相理學政而子與守汀喜甚詩筒還往不絕
俄而子相病且死矣無子公哀傷之躬爲視含
歛使其子棐綰而受吊以其喪歸入賀 萬壽
還任屢有平賊功竟爲忌者罷公出入中外十
餘年未嘗一日廢詩而至是乃益刻勵自于鱗
而上以至于古之作者亡所不究極于鱗慎許
可其寘公於七子中恒猶憤憤至是遺書于人

曰大江以西余生一人而已而豫章里中人鮮
治詩亦不閒古調公墨墨不自得獨國將用晦
能爲古調公拆行與証爾汝交相倡酬亡倦所
著詩僅見錄本一帙然亦嘗鼎一臠矣

魏順甫

公名裳字順甫世爲楚之蒲圻人十六試諸生
高等是時廖學士雅自負博而辨又貴倨也所
引說經史連拄諸生口獸順甫避席奏對不窮
又所請益時出其表學士自失曰何物少年乃
爾足三冬耶諸生亦大喜謂阿遊何渠使五鹿
少府角折也蓋又十餘年而舉鄉試又四年而
成進士授刑部山西司主事喪其嬭劉恭人請
急歸復守故官始與予及李千鱗輩遊而好爲

古文詞順甫自以材不稱諸子益則刻苦晝從曹中治司空城旦小間即開卷非夜分弗釋也而會母李恭人疾卒歸服除當補三月餘不報人或謂順甫不當有所造請耶順甫笑曰我一款段馬不數步而僵且歸矣亦不知何門可造請久之復補山西司順甫凡三爲其司主事同舍郎皆後進据其上而其於推案文法無害咸拱手矣已稍遷員外郎郎中最後爲濟南知府時于鱗已棄官里居一切謝客順甫三及門而

不見以一蒼頭報謝人或謂曰與若部民胡倨也順甫亦徃候之于鱗不自得乃出飲談詩甚惟順甫性高簡亡所過從所過從必于鱗即司于鱗亦無它客也以是竟其任時或謂順甫文章士心易之然其爲刑部甫蒞事而寬大同叅議獄爭于其長及執政莫能難也決大獄江左訾其情稍有間者即爲讞語著於牘以授御史故于守濟南益敏練有聲是時寇蜂起齊魯間順甫畫策誘誅其渠率數人而散其黨使歸耕

曰汝弟爲善不汝曩也所屬邑獨章丘腴而其
人最苦徭賦則皆爲豪所侵順甫奮身徃悉逮
豪寘之理於是伏田盡出而小户大要得足食
亡困徭矣於是順甫以最滿封中憲公如其官
遷爲山西按察司副使分巡冀南道順甫爲濟
南三歲所得臺使荐凡六最後一不當其意竟
以指撻去副使歸是時中憲公尚無恙順甫自
憲曰吾今乃得稱人子矣所以共奉娛悅百端
念其二庶弟弱悉出橐中裝置上產三百分子

之又爲置良人室曰及吾父而俾之立也已教授里中諸生咸彬彬北面稱弟子久之中憲公卒順甫艾矣而其毀如於哭李恭人時汪伯玉填楚念欲構楚史不就亡能當之者以聘順甫及豫章余德甫德甫有它故不就順甫既服除乃即家開局集諸郡邑博士掌故手裁定之而先上其草伯玉伯玉讀序傳襍論而喜曰班荀儔也所爲楚史凡七十六卷數十萬言而是時楚人何某亦爲楚史成俱上之臺或言二史當

合者順甫意不懌曰五色有可合也者而緇白
不可合也母已則寧篋吾史乎蓋順甫疾所繇
心血耗則以楚史故既屬續謂其次子彬如曰
數盡矣夫吾詩與文孰傳哉其屬之元美遂瞋
得年五十六順甫爲人溫溫長者而挂特介於
取予辨毫髮不苟所善如于鱗明卿及吳興徐
子與順甫皆兄事之所最莊事于鱗亦以于鱗
故推東郡謝生一日謝生恨于鱗數其郡不法
事衆默然順甫獨前質曰爲先生見之耶抑聞

之人耶生遽曰亦聞之人耳順甫曰于鱗之善
先生天下莫不聞先生宜得之久今以人言而
遂信之則不明有所聞而不以告于鱗則不忠
不以告于鱗而告之士大夫顯者則不厚裳請
改事矣遂拂衣去謝生譖乃敗順甫所習自經
典子史諸天官卜筮龜策地理家言靡不精究
其詩最善近軀沈鬱勁壯有河朔風於文尤精
刻削法森森立不以藻競夫冶飾澹辭侈靡爲
市門粧者見順甫可愧死已

田深甫

田公名汝棘字深甫汴梁人也南陽李蒙叙其
集曰予初舉進士深甫適在京師及濫竿史館
深甫爲兵部司務以是得相往復賡和未幾而
深甫客死京邸矣深甫蚤從空同遊故其詩專
尚氣骨不作卑弱語雖倉卒對客皆瑰瑋磊落
若水石相激鏗錡成響至其長篇又自放逸而
爽邁也性不閒拘繫晚從仕途嘗快快不快意
嘉靖癸亥李子謫官陽城乃序其詩刻之

吳虎臣

吳守淮徽郡人故千金子也結髮而傾俠少絜
千金散之顧獸喜稱詩徧謁作者時濟南李于
鱗江東王元美故鄣徐子與南海歐楨伯並以
稱詩顯引生爲布衣交刻有逍遙遊稿秩細不
甚傳其登天桂峰有云絕頂摳衣禮北辰俯看
蒼翠拾嶙峋蘇門嘯對千山木黍谷吹迴大地
春肩拍洪涯常作客心游黃綺不稱臣咲呼向
長淹婚嫁猶媿當年五嶽人其泊漢陽望黃鶴

樓有懷徐子與使君云司馬湖湘作遠遊孤裘
萬里大江流高天暝合千林色落日舟輕一葉
浮裘敝鷓鴣虛貫酒賦成鸚鵡憶芳洲祗今開
府胡床興吟笑誰人共倚樓

張助甫

公名九一字助甫別號周田河南新蔡人也由
嘉靖癸丑進士官至都御史與元美諸公游所
稱三甫者公其一也先是何李二氏旗鼓中原
嘉隆以來問斯道于中原公其詞嚮乎所作近
體最工而流布宇內亦惟近體最多聞其全集
卷帙甚富尚未附之剞劂何也其文得西京矩
矱詩與文兩者難以並工文宗漢詩宗唐公誠
兼材矣夫

孫仲可

洞庭漁人者華容孫宜仲可也踰冠舉於鄉凡
五上而五困公車因罷不復應制而自以家洞
庭更號洞庭漁人人呼之漁人則應他呼之則
不應而世貞嘗從吳舍人明卿所得其集讀而
異之以爲古人耶古人吾何以不識蓋二十餘
年而後游楚而悉之則漁人乃今楚人而亦死
久矣漁人故岳名族其祖曰處州公榮有子曰
提學副使公繼芳提學公二子長曰玉山公宗

其仲爲漁人漁人五歲穎異讀書數行俱下稍長工屬文提學公爲兵部郎所師友何仲默崔仲鳧鄭善夫薛君采楊用脩時相過從奇漁人而試之下筆萬言立就而當是時漁人慕諸名士爲古文辭私已有所撰著矣甫十六歸試楚不利三年提學關中許宗魯以漁人冠郡諸生或言漁人能古文辭則又俾爲古文辭益奇而其試於楚且以爲當冠楚諸生會誤携其初試目格弗終試許君爭之不能得而又三年漁人

始舉於楚其名第稍後許君猶不懌曰豈此曹
子眼中物耶當於公車辨之是時漁人業破萬
卷而氣豪視一第無足芥拾家世仕宦又少從
父游燕中所習聞國家掌故將相文武之業甚
詳抵掌而談今古無能難者漁人旣久有名公
卿間每試其文傳誦人人目攝以爲當上第及
報落則爭駭而咤歎以爲無天是時霍文敏公
韜欲疏薦漁人釋褐備兩制弗果矣最後漁人
罷試歸而道聞提學公計日夜奔馳哭踊兩目

爲損凡四載遇賢得神方砭之復明漁人年三十有八而歎曰丈夫安能齷齪老死轅下駒哉且夫能衡命者我也能衡命者我也蓋漁人所繇稱矣漁人既有家世祿羨盡斥爲園圃臺館亭榭之屬購異書名畫古器實其中而奇卉怪木環之素嗜酒乃益釀酒客來過從者毋問貴賤輒畱飲飲輒醉醉亦不問客所嚮而其遇佳辰夕奉毋兄從女弟燕游花竹間怡怡如也漁人間携其子斯億及諸生黎學元劉世章輩游

石門玄頂諸湖山勝地遇羽人緇流能飲者卽
傾携釀共之漁人旣自命漁又不爲衣冠時時
與樵青釣童狎亡異也興至泚筆而書所爲詩
奇逸飛動龍虬鬱盤已又自歌之感激用壯節
奏頽挫雲停石裂始怪以爲貴人或謫仙人矣
漁人所著詩文爲集前後六十九卷兩都集十
卷遯言十七篇洞玄誌三卷宋元史論二卷
明初畧二卷岳州誌三十卷所輯有孫氏日抄
六十二卷王氏易七卷天文書八十二卷國

言十ノ外ニ
朝事蹟百二十卷求言錄十五卷
三

徐伯臣

徐獻忠字伯臣號長谷公學博才高日讀書盈寸爲文深厚典據大類子長間雜東京所論詩五言重魏晉七言止取高岑而上律止于大曆而自爲詩沉鬱彩秀出入諸名家尤長于賦如布賦一篇憫念松人愁苦周委詳盡能令循吏讀之酸鼻生平無他嗜好惟著書自娛有金石文樂府吳興掌故序唐詩品水品四明半政錄洪範或問春秋紀傳錄大易心印四書本義及

分節參同契大地圖衍義山房九笈三江水利攷等各自爲集藏于家真草書法蘓趙爲世所珍由鄉舉授奉化令以節氣自持不能折腰俗吏時同鄉沈鳳峰愷爲副憲公與節推楊樞爲屬吏樞先謁愷愷命侍坐適公入趨南坐不少遜愷意不懌公怒曰而豈以我不能爲陶彭澤耶後公坐誣掛冠厭松俗侈靡卜居雪川郡侯袁重公學行每歎泖峰佳麗不能容徐公高隱爲恨云

張復亨

公名天復字復亨號內山浙之山陰人也由進士官至甘肅行太僕卿其爲儀曹時與先大夫同官交誼最篤逮督學楚省品藻精當名公鉅輔多出其門刻有鳴玉堂稿陳王叔序畧云先生之文龙才于西京而雍容俯仰義理自勝類永叔根極于六代而奔放環偉咸中矩矱類子固至歌行跌宕類太白少陵者十之三近體清宛類仲文長卿者十之七人亦有言奏議宜雅

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
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備乃先生非通才耶始
先生舉進士時入典制誥一時館閣諸老咸
器重之先生又留心當時之務宜剖符丹書勒
銘鼎鉉厯厯以造士顯及左遷滇南虜酋弗靖
先生監軍有平定功會遷甘肅行太僕卿忌者
不察從而齟齬之復逮對滇中幸滇人代先生
對甚悉而先生遂歸老于鏡湖之曲矣

陳憲卿

陳玉叔

公名栢字憲卿別號蘓山楚之沔陽人也童時
沔守李川甫奇之至携之署夫人加鹽沐焉而
勞之酒食曰才固不乏州得童士疇乃又得陳
生何易也及舉於鄉游太學益肆其力於古其
交游日益進乃困公車者二十有二年而始成
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一再徙而長職方遷按
察副使飭井陘兵備頗有聲忌者爲流言中公
竟坐調遂不出最後公厭一世法而始極意於

金石竹素之業世亦麇趣而悅之長歌短吟若
順風以呼碑板卷軸不脛而馳四裔自湖以南
亡不知有蘓山先生者所著有見南江閣來青
軒詩文選借山亭前集續集退樂軒詩選職方
奏稿大業堂尺牘汙陽人物考數十百卷行於
世陳王叔卽其子也以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南
京大理卿有二酉園集等書蓋能世其家學云
王叔名文燭別號五嶽山人

施子羽

施武陵子羽名漸少小卽好詩歌旣長乃工舉
子業竟以序貢授海鹽丞尋罷去歸老蠡川田
舍蓋終身不遇賁志而歿云其詩盛有名稱今
讀之果不群于時輩或曰武陵學不務博而屬
比當情才不騁華而發揮合則蓋苦心考索竭
力磨洗而後工者大都精雅閒遠絕類王孟至
于趣味悠深聲調雋特又在韋柳錢郎闕蓋卓
乎可傳矣予聞以爲知言因并錄之

夏正夫

夏寅字正夫華亭人舉進士爲山東提學副使
每試諸生日暮納卷畢閱卷亦畢藻鑒人才多
在驪黃牝牡之外嘗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
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
惜也君子以爲名言累遷四川布政使卒鳳洲
筆記云正夫旣負穎達刻意詞家每卷中見劉
欽謨姓名不敢下筆其雅慕相伏如此晚年有
作衆謂過之

王僅初

王隱君名懋明字僅初素憤俗不屑立號但以字行吳之長洲人也生平與錫山華翰學姚山人爲莫逆交有請梓其詩者固辭不可迄五易歲請者無慮數十乃先出五言律二十餘篇又繼以七言律繼以五七言選體各數十篇聞諸篇皆與翰學山人同訂定者然則非訂定不輕出也君詩學之精益可見矣君兼精字學嘗應聘往楚閩二省校訂經史

陶文僖

公名大臨字虞臣紹興之會稽人也嘉靖丙辰
廷試第二人授翰林院編脩故相嚴耳公名欲
致之門下數遣其子世蕃候公公戒門者以他
出應之第一刺報而已卒不見而是時僊居吳
給事時來慷慨募直言公獨善之數與揚圻世
務吳君謂世務莫先於擊相嚴公曰然吳君出
其草公讀之曰是爲名計耶爲勝之則毋觸縣
官諱泚筆汰其甚者已吳君論上不勝下詔

獄詰責所共謀五毒苛備或傳且誣服者公聞之泰然日遣餉藥物醪糗爲偵伺耗息吳君謝母重累故人公笑曰固也奈何使君獨爲善吳君得不死以戍去而公嘗迎韓淑人養於邸得疾卒公以喪歸毀瘠踰禮三載絕酒肉不御內旣服除乃出仍故官校錄永樂大典當是時元相華亭公心器公數引與議國事而會世宗晏駕遺詔及他箋表往往公有力焉尋以通議公喪歸會大典成道進翰林侍讀公所

居喪無異於韓淑人時甫公除召充世廟實

錄俄校應天試務絀浮薄所得多老成士還進
侍讀學士掌畱院歲餘拜南京國子祭酒至則
進諸生與講說道理經濟不爲高遠奇僻之行
士則之亡何以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召侍上

講讀於春宮尋進詹事仍兼學士如故上踐

阼遷禮部右侍郎兼學士復如故前後凡三視
院篆異數也俄解院事佐部其在經筵爲日

講脩穆宗實錄爲副總裁上雖在坤幼聖

質不世出思公所以啓翼之者首講大學謂明明
德如磨鑑不虞昏新民如澣衣不虞汙止至善
如赴家不虞遠是在於性真未鑿時擴充善端
而已公所陳說每至謹天戒法祖孝親卹民隱
慎用舍廣咨訪緩工役飭邊政諄諄乎有味言
之也公每進講左右皆目相視而上亦自重
之其亟稱先生以此賜服視一品他精鏐寶楮
金符繡幣彩扇貂裘之賜無虛月改吏部仍日
講脩史歲首大計吏公去藩臬之巧附勢者二

留道司之苦節跡迂者州幕之非疾而誣以疾者各一衆大稱服其迫欲得公大拜亦以此蓋未幾而公卒矣得年僅四十八公孝友天至旣與伯氏相師友伯氏數竒婁食貧然公莊事之不敢以鴈行進叔氏得竒疾公不忍其躁也身與之寢外而俾婦章夫人與其婦居內嘗手䟽籲之神願臧筭以代撫卹寡妹充至伯氏之子尚寶承允淳其成進士無異師皆公教也公爲人寬然長者然悶默不洩尤眷取舍絕嗜好其

以鄉進士里居有凌而奪之田於令者公弗白也令後知之驚以問公公竟弗白里豪有御史逮當令治疑其獄公徐謂曰書不云乎疑惟輕令悟趣寬之豪後知其自夜挾百金爲壽公謝曰悞矣我何德於公公無厭此金峇耶胡不易粟帛而贍族姻之飢若寒者其奉韓淑人諱也故陸都督柄方重伺公窘於棺遺之美材可百金公返其直不得後抵京而都督死矣公設薄醕酌之呼其子繹授直曰吾以不欺志也胡少

保崇憲時擁節東南欲交歡公捐數百金爲樹坊公歎曰東南困矣以餉軍不足而我何用坊爲公居官二十年一切贊謝俱絕產可中上而其自奉極簡約食不過筭器衣無重綵門不納優人跡顧其好施予獨異是所衣食父之黨若而人母之黨若而人諸戚友以至閭左右若而人取之若困廩也公恒言學有根而室有基不實則欹又曰爲善罔極惡亦罔極譬之岐乎南則益南北則益北又曰善猶水也爲之先者源

言本ノ物ヲ一
爲之後者理始而濫一觴終而潤九里每讀孟
子至收放心未嘗不再三歎也且曰憂勤惕勵
其古帝王之心璽乎子允宜舉鄉會皆魁其經
唐詩漢文大爲詞林所重

胡正甫

公名直字正甫號廬山江西泰和人也由嘉靖丙辰進士官至閩按察使其講學及蒞官事自有述之者茲不具論論其詩文公雖講學然往往摘詞輒知有兩漢三唐不至盡其本色所著有衡廬藏稿若干卷已行於世惟太虛軒稿在閩中將病時猶自訂其一集惜未竟也卒後督學使者沈公檄郡縣崇祀鄉賢風勵後學有蜚歲多奇以文章爲盛事中年反約得性命之真

詮可惜老成凋謝空令緬想高風等語

姚叙卿

公名汝循字叙卿金陵人也由嘉靖丙辰進士官至知府再罷郡事闢館延勝侶高僧日爲方廣之談飄然若遺世而自適者所著詩有浪遊諸集冲容自妥無忝作者總名曰錦石山齋詩稿其自叙浪遊集畧曰蓋予自謝太名郡事歸一卧十年甚安之非特世忘予予亦與世相忘焉無何仁和張公來爲南司空訪予林間公蓋先予十年守太名因習郡中事謂予治郡頗有

狀今年方強仕胡可自休止予感其言未之應
未幾公入掌銓衡畱心遺逸會予座主臨桂呂
公適拜次相遇相寄聲促予行遂不能堅卧已
比予到官未一月二公卽相繼罷去予則不可
中止也嗟乎出處大事也不自決而人言是徇
自重者固如此哉旣出而涉世路宜審世態達
時變乃猶以疎野狀脫畧於權貴人前以是遂
爲所側目卽繩趨尺步擇地而蹈尙或不免乃
入 覲時又借驛符以冒禁是安得不爲所中

耶茲皆所謂自貽伊戚者也夫何尤夫山林之
樂與風塵之苦其事甚易辨也人之舍所樂而
從所苦猶曰異有所建豎以裨於時我則一無
所成而三四年間馳驅往來於燕趙楚蜀者且
數萬餘里卒用罪廢而歸非莊生所謂倒置之
民哉

王敬美

公諱世懋字敬美號麟洲別署號曰牆東生登
己未會試肄事兵部以父思質公被嚴相害歸
嚴敗與其兄元美白父寃已而除南京禮部儀
制司主事南儀曹職務簡得以其暇肆力於古
文章而六季之綺麗名勝觴酒詞筆靡所不領
會居無何其長褻病攝曹事爲魏公正名分立
長子邦瑞都人至今稱之遷北儀曹又遷尚寶
丞與故人黎惟敬等日相逐詩酒之社又善書

所揮染篇翰流豔人目忌者緣飭有游閒公子
之稱而江西叅議之命命下矣乃精心訊諜勤
職業屢遷督學八閩品藻甚當解元李光縉者
困諸生久皆其所拔鑒俄進其省左叅政又進
而南京太常少卿縉紳先生欣得一遭以爲祥
麟威鳳筆研之請無虛日尙能應之已而疾作
請告歸遂不起春秋僅五十三耳公始受大司
馬公舉子業遂精治四子及周易獨會之趣不
事訓詁一視學政榜通諸經皆能撮其大要

喜讀釋老氏言初以資翰墨耳既受曇陽師誨
且多從衲子游於西來之教徃徃有所發明獨
於宗門似未得機軸若乃致虛極守靜篤於老
子所云者亦行之而未能深詣也既病久稍見
定力去而恬然殆有未易窺量者顧不諱言二
氏學恒謂吾於兩廡饗亡所貪苟陰用其實而
陽詆其名或假竊其似而自文其陋者俱耻之
以故躬書曇陽師傳而所著撰望崖編等書亦
皆其中精至語識者謂不下白香山晁文元於

詩雖自濟南始其所涵咏多漢魏晉宋以至盛
唐諸大家然不肯從門入亦不規規名某氏業
而神詣之境爲勝七言律尤其踔絕者文出入
西京韓歐諸大家間采劉義慶世說自以爲得
彼三昧而於游名山記尤詳婉有力善持論往
往以識勝少卽工臨池行草蕭散小隸疎行得
晉人遺意晚而彌好之病甚已絕意吟咏然猶
爲陸司寇陰司馬作行楷蓋絕筆也性嗜佳山
水其登泰岱觀日出懋靈岩謁孔林入關過華

嶽具行滕布屨自青柯坪而上西北臨大漠稍
南眺岷峨積雪東俯中原一昔而下謂平生之
觀無踰此矣行部江右窮匡廬表裏之勝按闐
縱浪九鯉湖諸山爲幽絕觀歸自關中單騎走
龍門砥柱嵩山少林神禹之所疏鑿而菩提達
磨之所紹統者慨然若覩其人至洞庭兩山京
口三島固几案間物也意與境會輒爲文以紀
之詩亦稱是獨其於華嶽謂文不能勝于鱗于
鱗已悉之我復何道尤好栽花果晚治一圃悉

構閩嶺奇卉及牡丹芍藥蓮菊之異名者執之作學圃雜疏謂兒輩吾他無所溷汝異日日致一花供我目足矣所著奉常集若干卷又澹思子經子臆解閩部疏三郡圖說窺天外乘二酉委談學圃雜疏諸書總名曰日損齋雜著